

从移民问题对大选的影响看美国政治生态

文 _ 史小今

DOI:10.14117/j.cnki.cn11-3331/d.2016.06.045

5月3日,美国共和党竞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印第安纳州举行的预选中胜出,竞争对手德州参议员克鲁兹未等计票结束即宣布退选。至此,这位被很多人视为共和党的“另类”,将出乎很多人意料地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不受拉美裔选民欢迎的参选人

从目前的选情来看,69岁的特朗普将代表共和党与希拉里竞选下一届的美国总统。号称“地产之王”的特朗普因其口无遮拦的言论,几乎每次都被媒体当成头条,有的言论甚至出乎政治选举的常理,被认为是“政治自杀”。尤其在移民问题上,特朗普承诺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以便阻止墨西哥非法移民大量涌入美国,他还恶毒攻击墨西哥移民为“毒品走私犯”和“强奸犯”,并承诺要将生活在美国的1100万无证移民递解出境,取消其在美国生育下一代的权利。盖洛普民调显示,由于极端的移民言论,特朗普成为拉美裔选民中最不受欢迎的参选人,这种状况对特朗普来说极其危险,因为在非法滞留美国的移民中,拉美裔族群人口高达5400万,其中,相当一部分二代人口已经取得了合法的公民权,也相应获得了投票权。随着获得合法公民权的拉美裔移民人群不断增大,其政治参与群体也随之日渐庞大。同时,相比美国本土居民而言,拉美裔移民群体对改善自身状态的意愿更加强

烈,因此,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相对高于本土居民,参与投票率也更高。通常来说,移民群体都是参选政客们更愿意讨好和拉拢的群体,未来可以预见,如果特朗普在共和党内胜出,代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与希拉里角逐,两人在移民问题上的辩论肯定会非常激烈,希拉里在此问题上一定不会轻易放过特朗普,特朗普开罪移民尤其是拉美裔的移民,无疑是“自掘坟墓”。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入美国的拉美裔移民人数激增,他们比其他族裔的移民更容易融入美国社会,且与美国主流社会的互动日益频繁,政治影响力也不断增加,甚至对美国大选选情影响甚大。拉美裔选民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初显于2000年小布什与戈尔的对决中。其时,小布什和戈尔旗鼓相当,在选举的后期还未分出胜负,以至于最后几个州的选情直接左右大选结果,而佛罗里达州选情地位凸显,竞争异常激烈,两位候选人不敢怠慢,多次往返佛州“扫街”拉票,引发历史上罕见的选举争议。最终在最高法院介入下,小布什才以271张选举人票赢得该州胜利(戈尔266票),从而赢得大选。根据选举和重新计票的结果,佛州不到600万张选票中,小布什赢得2912790张选票,戈尔赢得2912253张选票,前者仅以537张普选票领先。一份事后的统计显示,佛州的几十万张古巴裔的选票直接决定了白宫的主人。选举过程中,小布什在弟弟杰布·布什(时任佛罗里达州州长)的帮助下,多次向古巴裔选民承诺,一旦当选将强化对古制裁,以此赢得了古

巴裔80%的选票，奠定胜局。最终，小布什依靠佛罗里达州古巴裔选民的支持入主白宫。自此，美国政界开始重视拉美裔选民的群体诉求。

其实，以拉美裔选民为代表的移民选民对美国大选的影响力，更重要的表现在其对“摇摆州”的影响上。所谓“摇摆州”就是在大选中，竞选双方势均力敌，都没有胜算把握的州，这些州是双方争夺的重点州，又被称为“战场州”，对于候选人来说，拿下“摇摆州”既使自己多了一分胜算，而且让对手减少了一分胜算，同时还能提振竞选气势，因此“摇摆州”更具有战略地位。现在，美国中西部几乎每个州都是“摇摆州”，竞选激烈程度超过以往，而在中西部这些“摇摆州”里的拉美裔选民大都可以决定该地选情。在意识到拉美裔选民的重要性后，2008年大选，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奥巴马与其竞争对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都非常重视拉拢拉美裔人口，多次同时出席由拉美裔赞助的活动，这在以往是基本不可能的。而据分析，奥巴马之所以能够在2008年大选中获胜，与其获得66%的拉美裔人口支持率关系重大。

有美国媒体指出，拉美裔移民正在影响和改变美国政治。对于如此重要的拉美裔选民，特朗普和他的选举团队肯定早有认识，尖锐言论的背后肯定有其考虑。

移民：是“票仓”还是“麻烦”

在如何对待移民问题上，美国国会和社会各界争议颇多。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的移民们自然是政客们的“票仓”，而那些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却是政客们棘手的“麻烦”。目前，长期滞留美国的非法移民有1200多万，对美国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一方面，由于非法移民的学历大部分都很低，受到的教育有限，只能从事低层次的劳动，他们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而另一方面，这一群体却增加了州政府的财政支出，特别是在教育和医疗上的支出让当地居民苦不堪言，更为棘手的是移民引发的犯罪问题，因此，美国社会对非法移民呈现出两种态度。特朗普的言论

正是抓住了非法移民的一些负面影响，以吸引眼球，博取选票。

仔细观察美国选举政治中的有关移民问题可以看到，竞选者在大选时为讨好选民的承诺，到了执政后就未必能够口惠而实至。获得拉美裔移民群体支持的小布什上台后，曾踌躇满志推动全面的移民改革计划，试图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然而，法案推动却步履维艰。以其中的《梦想法案》为例，其规定只要年龄在35岁以下、入境年龄小于16岁、高中或以上学历、道德品质优良、无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都可以通过在美国大学学习或者在军队服役两年来获得合法身份。该法案虽较为温和，仍然争议颇多。经过长达六年的反复讨论和被迫搁置，直到2007年，该项法案才最终进入立法程序。然而到2010年，该法案在被众议院通过后，在参议院却又遭到共和党议员的反对，最终未获通过。有关非法移民的法案历经十多年迟迟不能推出，反映了美国社会在移民问题方面的巨大分歧。尤其是拉美裔移民的迅速增加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引发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争议。

从表面看，有关拉美裔移民的争论焦点，主要在于这一群体抢占了美国本土居民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资源。仅非法移民群体对美国当地劳动力市场尤其是低层次劳动市场的冲击就很大。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失业率陡然增高，到2009年，已经达到16.5%。很多本土居民将移民群体的存在视为失业率增高的主要原因。而从深层看，美国国内与拉美裔移民的冲突还在于文化层面。拉美裔移民大量地涌入美国，必将与美国社会文化发生冲突。2000年以来，美国新增人口主要为少数族裔，按这一趋势估算，到2050年，美国少数族群将占总人口的54%，美国将成为少数族群占多数的国家。少数人口的迅速增长对美国本土文化是个不小的冲击。特别是以拉美裔为主流的少数族裔对美国主流的“盎格鲁—新教”缺乏兴趣、拒绝接受，同时他们也与故国有难以割舍的文化联系，这种与本土文化不相容的联系会威胁美国生活中的社会和文化要素，“盎格鲁—新教”文化传统将会被移民文化慢慢

蚕食，导致美国国力衰弱。

由于美国国内对移民群体争论不休的态度，政客们往往也要对其移民问题的态度精心考量，慎之又慎。一方面，尽力拉拢手握重票的移民群体；另一方面又尽量不开罪本土居民。当然，这绝非易事。

趋向保守的政治生态

特朗普出言不逊，不惜得罪拉美裔选民，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今美国政治生态更趋保守的态势。

在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内部也有派别，根据他们政治理念的不同，两党内部都有保守、自由和温和派别，有时两党的保守派可能会因为同一理念，不计两党之分而步调一致，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政策上如果出现分歧，两党保守势力往往会联手进退。这就会出现一党绝对控制的参众两院，有时却出现通不过一个议案的现象。奥巴马上台后，为拯救沉陷危机中的美国经济，采取了“一揽子”的带有自由主义趋向的经济社会政策，却遭到民主党内的保守派和共和党的共同反对。最为重要的是，客观上引发了茶党的崛起。在强大的反对势力下，民主党2010年中期选举惨遭失败，共和党夺走了众议院的控制权。在2014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又进一步扩大了在众议院的席位优势。新当选的议员们中有不少受茶党支持，为保守派势力。他们的执政理念更为保守：反对奥巴马医改法案，反对联邦政府权力扩大。如此一来，国会中的保守派的势力更加强大，这些势力在一起共同组成了“自由党团”，成为国会中的极端保守派团体，虽然只有40名成员，但该派别铁板一块，抱团投票，在极端保守派看来，选民把他们送进国会就是为了推进保守的立法。

保守派别出现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保守的外围组织对共和党的影响日趋增大。由于共和党在近几次选举中接连获胜，因而占据了多数州长和州议会席位。2010年美国全国人口普查后，选区重新划分，共和党主导的州都通过了有利于共和党的选区划分法案，这样就造成了有利于共和党选情的选区增多。可以预见，

到2020年国会选区重新划分之前，共和党可能一直掌控众议院，有这样的局面说明保守的外围组织对共和党的支持巨大，并且这一组织在共和党内的影响也日趋增大。外围组织是指在民主、共和两党竞选团队之外建立的民间团体的总称，奥巴马执政后，保守的外围组织异常活跃，他们资助共和党预选，推动茶党运动，不仅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增大，而且渐渐影响到民主党内的保守派。在保守的外围组织的资助下，很多共和党的温和派以及民主党在职议员在选举中落败，新当选的众议员马上又成为这些组织的“代言人”，使保守外围组织对共和党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保守派别出现的另一方面原因是迎合了基层选民的“愤怒”。特朗普在竞选中披荆斩棘，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的基层政治情绪和社会思潮。2010年以来，大批保守派议员进入国会，但国会并未因此有太多的改观，这直接导致共和党基层选民对共和党制衡奥巴马和推动反政府扩权上毫无作为感到愤怒，选民们“反体制”情绪高涨。而特朗普一出现在竞选舞台上，“反体制”的标签就非常明显，迎合了基层选民的“愤怒”。相反，在选举序幕拉开之前呼声很高的“传统派”总统参选人，如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克、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一个个都被特朗普击败，退出角逐。对此，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共和党总统预选持续地被共和党基层选民对华盛顿的“挫败感”、对政客的普遍鄙视和变革的愿望所塑造，所有这些都提升了之前没有任何从政经历的特朗普的地位。其实，美国选民不乏“反体制”情绪，他们曾经把毫无政治经验的艾森豪威尔送到白宫，把好莱坞二流演员里根投进了总统办公室，如果不是移民身份阻挡了州长施瓦辛格，这位健美“英雄”很有可能会出现椭圆形办公室，现在出现在“反体制”情绪高涨选民面前的的是一个一直视“政治正确”为粪土的亿万富翁特朗普，他能有多大胜算击败希拉里，还得看他如何让这种“反体制”情绪持续下去。■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报刊社）

（责任编辑 范丽君）